

娘家的茶山

李焕龙

她回娘家,是为采茶。

走进这顺着山坡、自上而下、层层叠叠的人工石坎梯田,看着这由灰色石头、黑色泥土和绿色茶树组成的连片茶园,她如走进少时画下的那幅《家园》。轻松自然地走下公路边的石坎台阶,走过一米多宽的排水沟盖板,走上梯田边的石坎过道,便有轻微的山风吹来淡淡茶香。她停下脚步,看一眼下车跟来的姐妹们,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着身旁的茶叶。这些绿油油的茶树,因为在夏秋两季制作红茶时割了枝干,老远看一行一行都是平平展展的,走近看才发现新长的细枝上冒着刚发的芽叶,透着淡黄和嫩绿,叶子边缘还有细细的、白花花的绒毛。

她正痴迷地看着,却听见有人在叫“桂花”。她边应答边抬头,看到了香樟树下走来的娘家二嫂子,以及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仍是山里女子的矜持,话不多只打一声招呼,笑不露齿只呈一脸春风。当他们递上准备好的小竹篓、草帽,桂花一一分发给她从城里带来的八个姐妹,并在他们叽叽喳喳的笑闹声中,帮他们于腰间系上竹篓,并系牢草帽带以防被山风吹飞。

按照桂花的邀约,二嫂子指着牛蹄河两岸的山坡,简要介绍了这片茶园的身世。她说,三十年前,牛蹄镇有近五千人的建筑队伍,他们在京城创业,享誉京城,鸟巢都有他们承建工程。但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当他们结伴回乡捐资助学、整修校园时,看着朝气蓬勃的学子,再看看暮气已至的自己,他们蓦然醒悟:第一代创

业者已年近花甲,将退出建筑行业,回归老家与土地;因此,回乡实施二次创业,将是他们企业转型、回报家乡的必然选择。为此,他们先以合作社的方式转包土地,兴建万亩茶园,制作高品质茶叶。首战成功后,他们和乡亲、政府都有了信心,便一次性规划了多达五千亩的连片茶园。经过上十年的兴修梯田、改良土壤,以及道路、灌溉、绿化配套,昔日的坡地、荒山变成了行行呈绿的整齐茶带,并因现代化茶叶加工厂的崛起而让牛蹄河有了首个成规模的工业企业。从此,过去地少粮少的“光棍坡”,如今成了安康南山有名的富裕村。

桂花带来的小妹妹梅子姑娘听了介绍,恍然大悟地指着地边的“京康茶园”路标说:“他们在北京创业挣钱,回安康投资农业,因而名叫‘京康!’”

桂花点点头,表示认同。她让从城里来的姐妹和二嫂带来的本村姐妹结对学习,二人一行,分站茶带两边,开始采茶。

作为茶山女子,桂花对这片茶园情有独钟。当年上山进京,在建筑劳务市场打拼的第一代创业者,挣钱着实不易,他们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三四十岁,靠着白天在建房、水利、道路、城防等工地连轴转,晚上睡在水泥管子里的吃苦精神赢得尊重,扎下了根,接着有上百人通过上夜校、拜师等方式,考取安全员、质检员、监理员、工程师等资质,让农民工转身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在京城创建劳务公司、建筑集团,才有资质在鸟巢、水立方等高标准、严要求的工程项目上竞标成功,从而成为叫响京城的

知名企业。然而,当他们的年龄到了退出劳务市场的临界点,一个个腰背微驼、满头华发,背着他们的血汗钱返回山乡,在乱石坡上二次创业时,看着他们挥汗如雨的拼命劲儿,桂花落泪了。当时,她正在牛蹄中学上初二,首次走进这群创业者为家乡学子捐资创建的微机室,听说这是安康农村学校的第一间微机室,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把透过泪水所看到的窗外风景,画了一幅画,有山有鸟有天空,名曰《理想》。那天放学,路过修建茶园的工地,看着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她似乎看到了这些创业者所描绘的山乡愿景:让我们的山乡好水长出好茶,让我们的青山绿水致富乡亲!为此,她晚上做了个满山茶香的美梦,梦醒之后就画了一幅茶山图,名为《家园》,没想到报送市里,还入了展、登了报。

大学毕业后,桂花虽在安康城区工作、成家,但每年清明后回娘家、采春茶,却是她的必修课。她知道,这茶汁连着她的根脉。

她问二嫂:“收入咋样?”二嫂说:“土地变成茶园,每年有流转费,咱在茶园、茶厂务工还有工资。”二嫂指着采茶的女子们说:“采一斤鲜茶叶三四十块钱,手快的一天能挣三百多块钱,我年龄大、手脚笨,一天能挣两百多块钱。咱吃住在家,又能照看一家老少,这两百多块等于是纯利润,多好的事呀!”桂花明白,这种家门口的“农工结合”与“农旅融合”,真是一举多得的美事。因此,她为父辈们、兄长们创出的全国脱贫攻坚、企业助农典型及汉江绿茶品牌感到骄傲。

边采边聊中,桂花告诉与她结对的梅子说:“清明前的茶叫鲜茶,只冒一点嫩芽,没口劲儿;清明后的茶才是真正的春茶,是茶农的口粮茶,头一轮采一芽一叶的,第二轮采一芽二叶的,然后再采三叶、四叶的。到茶厂脱水后可以利用两组设备,分别制出银针状、螺旋状的茶型,而夏秋两季,则是机采,采用发酵法制作红茶。”

一边采茶,一边观景的梅子发现了一道景观,高声询问桂花:“为什么茶园四周都是桂花树?”桂花笑道:“桂香融入茶香,才是安康茶的特殊香型。”梅子扔出一句,“怪不得你叫桂花呢”,惹得大伙放声大笑。

当看到相邻一个茶带的城市姑娘小可在掐茶,桂花立即叫停,并用手势示范:捏住枝尖,使点巧劲,一提,就从节上脱了;指甲掐的,挤出汁水,凝成了黑甲,不好看,还有一点苦涩味。小可谢她,说她是专家,桂花笑着扬了扬下头说:“我是茶山的女儿嘛!”

说笑之间,她左右瞅瞅,发现大伙基本熟练了,就按这两人一对的城乡姐妹组合方式,让大家散开来,两对一块梯田,从两头采向中间。上午抓紧采茶,下午到茶厂去体验自助式制茶。

梅子惊奇了:“我们也能制出茶叶?”桂花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非常自豪地说:“我年年回来采茶、制茶,回去送给城里的亲友,他们都很珍惜。我在娘家的茶山上自采自制的茶叶传递着亲情和乡情,别有一番风味。因为,这茶汁中,有我的根脉!”

三青山感怀

春草

万壑皆青翠,千溪盈水池。
峦峰映映照,梨洞雾岚弥。
莲碧涌灵地,松筠仙境奇。
悠然观叶落,回首鸟飞驰。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与各种庄稼植物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对植物的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等充满着无比好奇,总是抱着尝试试验的愿望去做一做。

我的姑姑当时在村上当民办教师,一个雨天,她从学校里带回来几株湿漉漉的菊花。姑姑说,学校组织学生到刚修好的河渠边栽种菊花,剩了一些,就顺手带回来,想栽种在前院里,于是,我在姑姑的带领下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前院东墙下水井边圈出一小块地,松土、挖坑、栽种、培土、浇水,最后用土埂围出一个小花园。

菊花是在雨天栽种的,经过几天醒苗后,在阳光的照耀下,枝叶一天比一天翠绿,枝干也一天比一天粗壮,隔三五天就会抽出一两片新叶来。经过春夏两季的生长,到了秋天,枝尖上就长出了一些花蕾。随后一朵朵白中泛黄的菊花便在阳光下次第开放,肆意张扬,散发着清新淡雅的苦香味,给秋天增添了无尽诗意。

我们栽种菊花没什么目的,所以在所有花蕾纷纷绽放之后,也没有去采摘,而是任凭花儿在阳光下、风雨中自然衰败,任凭枯叶在秋风里纷纷飘落。进入冬季,奶奶就把光秃秃的枝干从根部折断,当柴火烧。

第二年春天,菊花会从根部重新冒出新芽,而且会比头一年刚栽种时多几株。姑姑说,等菊花长大一些,必须把它连根挖出,然后选择比较壮实的新苗重新栽种,新一年才会长得更加茂盛,于是,原地上第二年又长出了一个新菊花园。无非是抽枝、长叶、开花、枯败的又一次循环。只是我和弟弟妹妹在这个过程中又多感受了一些童年的欢愉,又长大了一些。

忽然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却发现菊花园竟然被整为平地。我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那是爷爷铲掉的。当时我非常生气,但终究没敢去问爷爷缘由。等多年以后才知道,菊花是追悼亡人、寄托哀思用的,一般在庭院中栽种,这恐怕就是当年爷爷铲除菊花的主要原因。

我看到姑姑学校里种了许多蓖麻,长得很茂盛。在蓖麻种子成熟的时候,就悄悄收集了一些。第二年刚刚开春,我就在前院西墙根下的土台阶上种上了蓖麻。可能是天气冷,种子迟迟没有发芽,我就隔三五天地把种子刨出来观察一番,看它们到底长得怎样。

突然有一天,在埋着种子的小土窝中就探出一丁点弯曲的紫红色嫩茎,大概两三天,弯曲的嫩茎不经意间就会抬起头,两瓣椭圆形的叶片迎着风雨挺直了腰,呈现出一种勃勃生机。

我把蓖麻种在土台阶上,雨天也蓄不下水,所以就用面盆端水浇灌,它们也没有辜负我,枝干长得粗壮,叶片也很茂密,几乎把西边几堵夯土院墙都遮挡严实了。曾经有一年,我还利用这些茂盛的蓖麻叶子养过蚕,那些蚕有了充足的食物,长得也是又胖又大,而且收获了许多蚕子。

到了秋季,蓖麻结果了。蓖麻的果实是圆形的,表面就像刺猬一样长满了刺。起初这些果实是绿色的,随着深秋的来临,蓖麻枝叶会变黄,果实也会慢慢干枯。采摘之后剥去外壳,一颗果实就能收获三粒表面光滑且有灰黑色花纹的椭圆形种子。

蓖麻种子有药用价值,可以治疗痛风等疾病,还可以提取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成分,蓖麻种子生产的植物油据说是飞机上使用的高品质油料,所以许多国家都把蓖麻确定为战略物资。我种植蓖麻,可没有想那么多,只是种着,看它们发芽,管它们长大,盼它们结果,收获它们的种子。

一直以来,我常纳闷为什么小时候喜欢栽种这些植物,而且对此乐此不疲。现在再去探究其中的缘由,好像像理了一些头绪。因为种子会孕育新的生命,新生命在春天会呈现出勃勃生机,所以就会对这个过程萌生出生一种敬畏和崇拜。人也像植物一样,始终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去面向未来,走完该走的一程后,再克服重重困难把接力棒移交到下一代手中,这样周而复始地坚持,不就描摹出了人类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吗?!

唐初置鄜州(今富县),鄜州始为繁华之地,曾辖洛交、三川、直罗、甘泉等延州以南广大地带。至今,古鄜州城北头,赫然高耸着唐代开元年间由尉迟恭带领将士筑建的宝塔。安史之乱时,唐大诗人杜甫,追随灵武州即位的肃宗皇帝,两次北行鄜州,写了《今夜鄜州月》《羌村三首》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他在当时鄜州以南的三川县写的《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其中有言“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乘破山门回,回裂地轴”,笔下三川爆发的洪水,浊流横空,川气薰黄,是何等骇人!

我的一位朋友曾写过许多关于陕北的诗篇,其中有言:“川道翠,山梁美,阳关大道通陕北。麦苗苗鲜,菜花花艳,汽车一路向延安。”又到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朋友,我想你还是自己到陕北来,亲身感受体验这一切吧。

书法
李志瑾

千秋肇起,一霎时,雷霆定,斜阳风景,水光中,逝水,过,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满,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暖,知,归,鸟,人,欲,下,未,下,看,盟,都,在,新,采,莫,是,别,有,话。

游嘉午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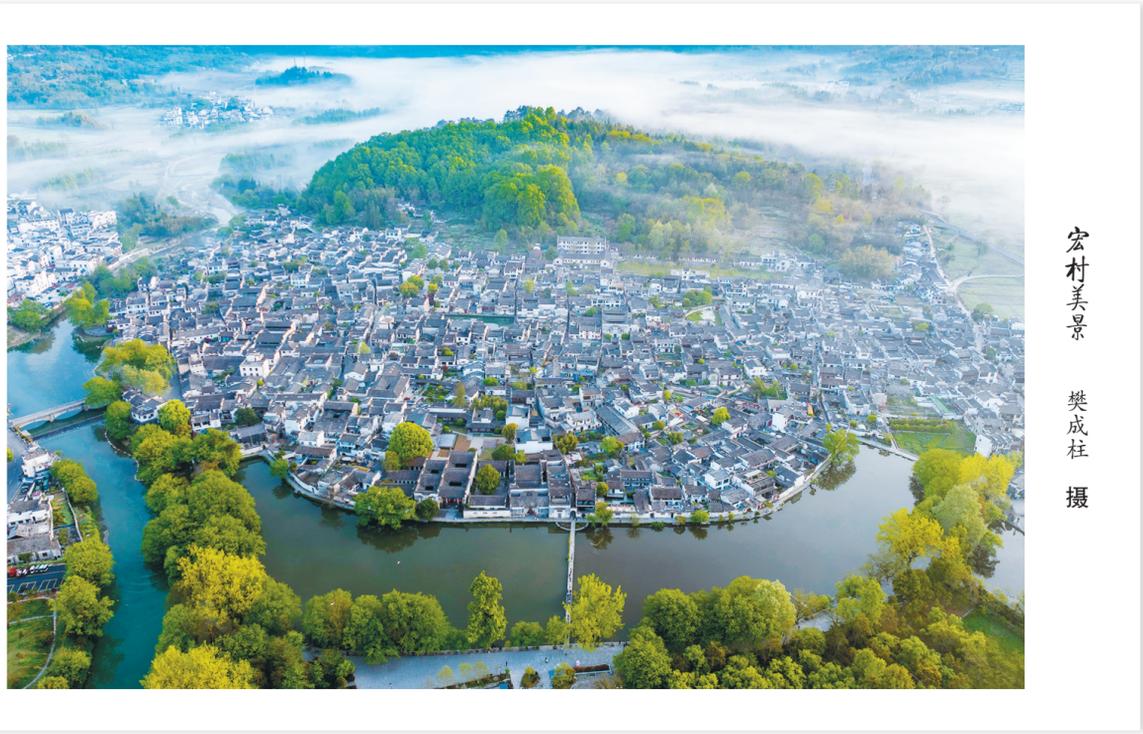
罗锦高

游嘉午台,纯属原生态之旅,沿途老树林阴,古道石阶,青苔遍布,少有人工开凿的痕迹。此日登山却逢阴雨,未见群峰真颜。嘉午台地处长安区引镇白道峪内,从峪口到岱顶全长6.1千米。在秦岭深山腹地,由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组成,犹如莲花盛开天地间,所以叫嘉午台,又称东五台。据当地史志记载:隋唐时为佛教圣地,唐有兴庆、南熏、金花殿等建筑,而今有破山石、朝天梯、龙背及圣泉寺、护国寺等景点三十余处。

我们顺山谷谷逆流而上,沿途泉声潺潺,蝉鸣喧闹。驴友们的说笑声打破了深山沉寂。沟道内有断断续续的石板路,穿过林间泥泞小径,或登苔痕漫爬的石阶,已入苍古幽深之地。树林密不透风,闷热异常。漫山遍野古木森森,老藤蒙翳。脚踏林间古道,不禁发问:这些石阶是哪朝哪代,是谁来修的,谁来凿的?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凿石铺路,凿壁为梯?竟将石板、石条、石块从山弯铺向绝壁,从坡脚凿向悬崖?我想既是佛教名山,铺路者是否就是信佛之人,凭借内心的信念,给佛祖打通道路,架设栈道,方便更多信众?抑或铺路人只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凿石、搬石、砌石只是为了挣几两银子养家糊口,是为生存、温饱和责任付出如此艰辛的劳动。铺路人远去,但他们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变为眼下残破的石阶路,供后人的脚下延伸,让我们有幸攀越,饱览云山秀色,感受着盘古幽深的大山。

当我们行至圣泉禅寺上面的山梁时,抬头一看,已是云遮雾障,陡峭曲折的山路被云海吞没。云端际间,若隐若现一寺庙角,不啻为仙境,让人望而生畏,高不可攀之感。不免感叹:好高呀,那云端崖顶的庙檐,简直就是天上,檐角如翼,是飞向仙境,还是俯冲人寰?仰望山顶之景,心劲儿顿时大增,攀石拄杖而行,气喘如牛,挥汗如雨。在云梯口的大石壁上,我们稍作休息,忙着观景拍照。在此居高临下,本可纵览四周山色,但灰白的雾霭浓稠得化不开,仍然固执地笼罩山水真面目,眼着几缕吝啬的阳光透过云层,驱赶着对面山峰雾霭,已冒出山尖了,舒展眉目了,不知谁惊叫了一声:山峰露脸了!惊叫声又把峰头围秀吓得害羞了似的,忙扯起雾帐遮掩秀色。一扬头,十多米高的陡峭石阶云梯直抵眼前,被头顶城堡式的石门衔接住。我们抓铁链、拄拐杖,咬着牙小心攀爬,进得石门才敢松一口气,内侧石壁镌刻“清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民国二十二年重修”等字样,后两行字虽遭破坏铲毁,但字体依稀可辨。石壁后的小庙,门前有一口水井,分明是盛聚天雨的石舀。绕过小庙外沿栈道,很快行到破山石护国寺附近。从正面看,一块如同奔马的石片进入眼前,与山石分离,中间一道窄缝,成为游人上下通道。若从侧面看,此石片像一张风帆,驶向这茫茫云海千万年。

我们绕水小道,穿过石峡,不觉已到通天梯,又得抓紧铁链,揪住粗绳拾级而上。攀上山尖最高处,为龙背龙口,实为石壁尖顶如起伏扭动的龙背脊梁,两边石壁之下,皆为万丈深谷,向下瞰让人胆寒腿颤。驴友们小心地站在龙背上留影,或骑坐在龙背上招手,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宏村美景

樊成柱 摄

到陕北来

史小溪

不久前,我再一次到了壶口。黄河两岸坚硬的青山山峦起伏有力,横着崭新的浮云。河谷风很大,不断从空中飘洒下来阵阵雨雾,浓浓的泥腥味随风扑面而来,那是贺兰山、巴彦高勒、鄂尔多斯、秦晋两岸高原的梁峁沟壑被冲刷而来的黄土气息。身临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境界中,我的心又一次为之惊叹!喧腾的黄河岸边,我仿佛触摸到一个雄浑、刚健、充满活力的世界……

古希腊哲人德漠克利特有句名言:“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我常想对故乡的朋友们说,理直气壮地把我们陕北后裔的头颅昂扬起来吧。

我们陕北北部是一部华夏的辞书。近年,位于黄河西陕北神木市高家堡的“石峁遗址”以石破天惊之势进入人们的视野:石峁遗址,震撼期约在距今4300年至3800年。石峁石砌城垣遗址分“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城垣气势恢宏、构筑精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整个东亚地区同时期罕见的最大史前城址。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等遗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学术共鸣。

天之高地,地之古也!早在战国时期,魏国在陕北无定河鱼鱼河堡一带置上郡;秦统一后,分天下36郡,陕北绥德仍置上郡,并在延河后边置高奴古城。陕西博物馆现收藏的珍品《高奴禾石铜权》刻着“三年,漆工熙,丞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的铭文,说明它是公元前249年秦文王时由高奴工匠打造出的衡器。这是迄今所知延安古“高奴”地名最早的实物和文字记载。

隶属于延安的吴起县,以魏国大将吴起而得名,吴起的威名,一直捍卫着中原魏国的边界。秦统一天下,著名将领蒙恬、太子扶苏镇守名州绥德,亲率30万大军,一边抵抗匈奴北侵,一边修筑秦直道。《史记·蒙恬传》记载:“始皇欲

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垦山埋谷千八里。”这条南起云阳(今咸阳淳化西北),纵贯整个陕北、直至内蒙古高原九原郡(今包头西南)的秦直道,是秦王朝开发保卫边疆、兵车征战、运送军粮的一条战略大道,是当时强大的秦王朝跃马扬鞭、威震天下的英雄时代的象征,至今仍在陕北大地荒草丛林中起伏隐没。

匈奴铁佛部赫连勃勃在今靖边北漠建立大夏国都“统万城”后,于公元418年攻陷东晋皇都长安。西夏首领李继迁、李元昊,其先祖在唐初时就被朝廷委以重任,镇守陕北朔方、宥州一带,与陕北人混居。北宋宝元年间起,一批高第良将在延安任职,其中包括庞籍、范仲淹、韩琦、沈括等。延安后由州擢升为府。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系绥德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横山人李自成一支长矛横扫,埋葬了明王朝……

就现代军事、文学、学术领域而言,清末民初到新世纪初风雷激荡,陕北不知为何一下冒出那么多文韬武略的风云人物:刘志丹、谢子长等建立陕北红色苏区;榆阳走出的张季鸾是中国新闻界杰出代表,他曾任《大公报》总编,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的一大批文告,很多都出自他手,此外,榆阳的李堂堂、神木的王雪樵,与大书法家于右任三足鼎立,成为北国塞北书法翘楚;延川著名女诗人李妮妮,诗天然淳朴,收入纪晓岚编撰评点的《四库全书》;佳县人高景德,是我国留苏学生中第一个高压输电博士,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们都是地道的陕北人。

陕北南部也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世人昭示着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风光。位于延安以南宜川境内的黄河壶口瀑布大景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描述其为“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黄陵县桥山苍松古柏中掩映的轩辕黄帝陵,早在《国语》《史记》中即有记载,那是炎黄子孙的根,是华夏悠悠数千年人文初祖文明的象征。《资治通鉴》卷二十一